

风过留痕

耿辅鸣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風過留痕

耿辅鸣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上山下乡是股风暴 它给每个去过知青的
人都打上了烙印，给每颗心都留下了痕迹。无
论再过多少年你都是知青，无论开过四代，你
们都是知青的子孙！

作者手迹

再见吧可爱的家乡，我还有衰老的爹娘。

松花水静静流淌，一直流入海洋。

告别亲人路漫长，来到农村课堂。

贫下中农待如爹娘，睡在土炕上。

再见吧可爱的家乡，我还有美丽的姑娘。

随着革命时代巨浪，卷入生活海洋。

一个窝头一碗汤，生活多么凄凉。

回城希望依稀不见，已是暗淡无光。

再见吧可爱的家乡，我还有美好的理想。

广阔天地锻炼成长，心胸好似海洋。

一盏油灯照土墙，心中无限惆怅。

为了建设新的农村，我们贡献力量。

歌声懒散不情愿地从集体户破旧的门窗中挤出来，立刻被嚎叫的狂风吞噬。歌声是男女生小合唱，男生的沉重和女生的低吟让曲调哀婉低迷，灰暗悲凉。

早春，东北平原一片凄凉，料峭的西北风席卷着沙尘，象刀片一样狠狠地向碱坨子村划来。灰白低矮的泥土房被削得无棱无角，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平原上。集体户就位于碱坨子村正南边，东边是收粮的场院，秋收时节堆满了各种谷场，在这里晾晒后进行脱粒。西边是马圈，单说马圈里养着五匹马，一匹瞎，一匹瘸，剩下的三匹马算是凑够一挂马车。而这挂马车的使用权是要经过魏书记同意的。北面是土坯垒成的俱乐部，里边有数不清的歪歪扭扭的木头桩子，支撑着房梁，那些木桩子虽然不怎么好看，但都各尽职能，仿佛撤掉任何一根都会造成房倒屋塌。南面是一片寸草不

生的白花花的盐碱地。社员们自嘲地说；晴天白茫茫，雨天烂泥塘，兔子不拉屎，年年返销粮。正因为有这些盐碱地，碱坨子村才由此得名。

集体户五间泥土房是由马圈改造而成的。村上接到县里通知，一时拿不出建房材料，就打起马圈的主意。房子是建好了，可是屋里的尿骚味及其刺鼻，四大骚说：装尿的壶，马圈的地，熬碱的锅，狐狸尿一地。从此这种味道每时每刻就在朱伴随着知青生活，也算是接受再教育和农民打成一片的一项内容吧。

东屋是女生宿舍，南北大炕，靠东墙排列着知青们从家里带来安家落户的木箱子，颜色不同，高低不同，大小也不同，象一堵坍塌的墙垛那样摆放着。东墙的正中央挂着一片多处脱落水银的大镜子，是杨茵茹和她们的姐妹一起从城里坐火车在坐汽车又坐牛车千辛万苦搬来的。杨茵茹说是她奶奶赔嫁的东西，镜子上的那行字比甲骨文还难辨认，就是郭沫若先生恐怕也无法辨认和拼凑完整，至于写的什么字，对女知青们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每天都要有个好形象。北墙阴暗处就是一串永远也不降落的、永远吸引男生眼球的、万国旗般的内衣内裤。一旦男生有进屋的机会，总是情不自尽地向那个地方膘上几眼。

“那个黑色的三角裤应该是黛玉的，符合她的性格。”

“不对，是陈玲的，她的屁股为啥上翘，就是内裤兜的太紧。”

“竟瞎说白人才穿黑的呢，肯定是萧红兵的。”

不管你千遍遐想，万遍猜测，终究无法验证。

老嘎瘩赵超刚来时只有十五岁，有一次膝盖磕了个大口子，出了很多血，潘为学告诉赵超说，女寝北墙角挂了好多止血布袋，让他借一个用。赵超跑到女寝指着月经带向萧红兵借，说包腿用，肖红兵被弄的满脸通红，不知道怎样回答，多亏马桂英冲着赵超一顿狂喊：

“要借回去找你妈借去，你妈那有。”

“姐姐，借一个吧，我妈离得远。”赵超恳求着说。

“小屁孩，什么都不懂，谁让你来借，你就让他自己过来借好了。”

赵超回到男寝后，女生们听到男生们笑翻了天。

在女寝和男寝之间是厨房，这也是五间房中唯一有门的地方，而对集体户知青们来说，窗户也是门，随便打开哪一扇窗户都可以出入自如。没有几块玻璃的窗户，夏天还将就，冬天就要窗户纸糊起来，西北风一刮，鬼一般的嚎叫。厨房东西有两口大黑铁锅，担负着全户二十几号知青吃饭的重任。厨师马桂英在有粮食的日子里，轮圆了胳膊，一个个特大号棉鞋般大小的苞米面饼子就齐刷刷地站在锅边上。另一口锅是用来炖菜的，有菜的日子里就用白水煮，然后撒上一大把大粒盐，没菜的日子里，就烧点盐水。

男生宿舍也是南北炕，被热炕烧糊的炕席像一件肮脏瘦小，破烂不堪的衣裳，捉襟见肘。西墙上有一个佛龕一样的黑洞，黑洞里摆放着一盏煤油灯，那盏煤油灯突突的冒着长蛇一般的黑烟，黑烟所经过的墙面，留下一棵倒立着松柏树般的图案。最值得男生们显摆和炫耀的是，北墙上挂着的那杆老洋炮，这是“武斗士”付大彪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战利品。武斗结束后，因为是鸟枪，不在收缴之列，付大彪把它带到集体户，平时可以打鸟，打野兔之类的东西，关键时刻也可以震慑对方。

最西边的两间屋是饭厅和粮仓，说是饭厅不过是摆放了一张东倒西歪的乒乓球桌，自从立在这里就没有发挥过一次作用，知青们把它当成饭桌，一开饭，大家围拢过来，一顿胡吃海喝。而粮仓就名不副实了，本来土地贫瘠，产量就少，多半粮仓都是空着，不到二十岁的一群孩子，哪里有当家的经验，有粮食就使劲造，没粮就饿肚子，说断顿就断顿。粮仓后面有一个挖得很深的菜窖，起初的愿望是多存储一些过冬的秋菜，可是不多的秋菜早早就被吃光了，所以菜窖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的。

院子的西墙角下盖有猪圈，鸡窝。猪圈是曾经养过一头猪，

在它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试想，人都吃不饱，它还能活下去吗？鸡窝里也曾经自然存活一窝鸡，在没有粮食的日子里，鸡的命运可想而知。

门前是菜园子，说是菜园子，不浇水，天气又异常干燥，靠自然生长能长出菜吗？

知青们一看菜园子里也长不出几颗菜，索性就平整了半个篮球场地。用了一棵去了弯儿溜直的柳树当篮架子，然后七拼八凑，用薄厚不一的板子组成篮板，苏建军从家里带来的篮球才算派上用场。一个人也可以扔几下，男女也可以混合打。村上有几个好动的小青年，不时也来参加。尽管他们不得要领，也不按规则来，但毕竟是两家，可以招来不少围观的男女，社员给社员打气，知青给知青加油，场上的气氛空前高涨，知青们比干起农活来得心应手多了，总是大比分获胜的知青们，一边擦汗，一边穿衣服，显得那样骄傲和洒脱。

院子的东面有一个沙坑，是男知青们挖出来的，他们从黄沙岗挑来黄沙，一有时间就摔跤，练武，打拳，每当这时，他们又回到了孩子般的童年。

可是今天，他们不得不讨论一下挨饿的窘境，不知道谁在会前哼起了这首知青之歌《再见吧，可爱的家乡》，于是大家一起哼唱起来。也许歌声能排解他们心中的凄苦，也许歌声能让饥饿得到缓解，其实这种窘境已经面临好多次，只是这一次在重复着上一次。白天集体户户长苏建军厚着脸皮像篦子一样在全村梳了一遍又一遍也没借到粮食，不是乡亲们抠门，对于一个年年吃返销粮的村子来说，谁家能有多少储备粮，何况一借再借，还不还先别说，大多数人家都挺不到新粮下来就开始断顿。谁家不是算计着吃。

“大家看看，谁有什么好办法？”苏建军无可奈何地问。

二十几个面孔稚嫩的男女知青，你看我，我看你，闷在那里一言不发，苏建军明镜似的，谁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潘为学想了想说：

“要不把村上仓库撬开，我看见那里有好多种子。”

“坏小子，你说是偷啊？那你去。”李平义吓得直摸后脑勺。

潘为学的外号叫坏小子，因为坏点子多，才得此外号。

“傻子，你去偷，我帮你打掩护放哨。”李平义外号叫傻子，潘为学挑逗他。

“你俩干啥呢？说点正事行不行，都两天没吃饭了。”萧红兵白净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萧红兵是女户长，管伙食的，她能不着急吗。

田鸣看了一眼于国庆说：

“老于，你给想想办法呀？”

于国庆外号老于，思想中庸，睿智老成，关键时刻总能想出一些好办法。

“要饭呗。”于国庆语出惊人。

“啊？”所以知青口张结舌。

“你别往咱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行不行。”鲁智彬嬉皮笑脸地又说；“你还别说，这也算是一个办法。”

潘为学蹭地一下从炕上跳到地下，指着于国庆喊：

“老于，你别提那万恶的旧社会行不行？杨茵茹你快把小提琴拿来，给我来一段《二泉映月》。”说着他一弯腰表情极其痛苦，“是不是腰扎麻绳，一只手拿着打狗棍子，另一只手拿着掉了瓷的破饭碗，步履蹒跚地向地主家的黑大门走去，然后地主老财放出几条恶狗对吧，他看着于国庆然后挺直了腰板，‘你这是要我们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呀，不行不行，我一想到那情节，就想把大地主‘王二类’拉过来揍一顿。’”

女生们看着潘为学的绘声绘色的表演，忍俊不禁。

“到谁家要去？”田鸣很认真地问。

“谁家开饭到谁家要去，但是可别到一家去要，大家分散开来，一家去一个。”于国庆是在排兵布阵。

“要是不给呢？”老疙瘩赵超伸出舌头舔舔下唇。

“不给就不走。”张孝一副无赖相。

“那多丢人啊！”马桂英嚎地一声炸了。

“马大辫，怕拉屎臭就憋着，怕丢人就在家饿着。”于国庆轻蔑地看了她一眼，接着说：“其实我们这也不算是要饭，你想，贫下中农就是我们父母，儿子到老子家去吃饭，老子能说啥，高兴还来不及呢。只不过分家多日，冷不丁回来有些不好意思罢了，不信你就去试试。”

马桂英的外号叫马大辫因为她总爱演《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又留了一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所以叫马大辫。

大多数女生不赞成于国庆的主意，包括苏建军。

苏建军外号叫老抱子，就象老母鸡一样处处护着大家，所以大家都叫他哥。在村上，他是团支部书记，在集体户是家长，虽然身体消瘦，但意志坚强，不管多苦多累的活，从不退却，是党支部培养的对象。

现在苏建军的确遇到了难题，大家都出去要饭，这个家还算是个家吗？

“老于，明天我再出去借借看。”苏建军心情沉重地说。

“哥。你借你的，我们要我们的饭。”鲁智彬还真同意了。

“老于，你派我到谁家去？”潘为学问。

“自己挑选。”于国庆回答。

“就是有点抹不开面子。”陈玲扭捏着说。

“有什么抹不开的，哥每天出去借粮不就是要饭吗？怕饿的就出去要饭，不怕饿的就在家呆着。”于国庆有些激动。

“同意。”

“明天要饭去！”

二

要饭可不是下馆子，你还真得厚着脸皮，头几天这里的民风纯朴，社员把你叫到屋里，脱鞋上炕，盘腿而坐，就像人家来的客人一样。可是没过两天，这种待遇就没了。

单说于国庆在姚半拉子家连吃两天，到了第三天，十点半钟准时进屋。俗话说“庄家饭，十点半”可是左等不开饭，右等不开饭，估计时间已到了11点仍然不开饭。于国庆很纳闷儿，难道他家不吃饭了？到厨房锅里一看，空空如也，一点开饭的意思都没有，看来姚半拉子家和集体户一样，也开始揭不开锅了。

于国庆从姚半拉子家走出来，刚好看到他弟弟就问：

“你家不吃饭啦？”

“已经吃过了。”

“什么时候吃的？”

“在你来之前啊。”

于国庆这下明白了，原来人家提前开饭了。既然这样，明天就提前呗。第二天于国庆早早地来到他家，屋里没人，铁锅依然空着，于国庆就问姚半拉子弟弟：

“你妈咋不回来做饭呢？”

“做完了就走了。”

“饭呢？”

“一个人分一个大饼子。”

姚半拉子的弟弟跑进屋里，从一个吊着的筐里拿出一个苞米面饼子，上去就是一口，鼻涕贴了一饼子，好恶心。

于国庆再看看筐里，一个饼渣都没有，他心里明白了，原来他家开始跟他打游击了。得。咱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是，换人家。于国庆换了一家又一家，每天几乎都是处于挨饿状态。

潘为学回来兴高采烈地讲述着讨饭经过。

“孙二楞家也忒抠门了，我以为他家也没吃的了呢，上顿下顿喝苞米面儿糊涂粥，而且每人一碗。昨天我喝完自己那一碗后走出了他家门，半路上我想起了自己的帽子落在他家，就回去取，结果一推门，你们猜怎么样？一人手里拿一个苞米面儿饼子啃呢。我也没客气，随手去筐里就拿一个。为了给自己个台阶就说，你看看我，撂筷儿早了有啥好处……。”

“我操，你这不是抢吗？”付大彪瞪着一双鸳鸯眼骂道。

最让苏建军心疼的是老疙瘩赵超，他只有十五岁，一饿就哭。赵超是他奶奶从城里给他送来的，他的父母都去了“三线”，从小一直都是奶奶带大，如今奶奶老了，无力照顾他了。奶奶对苏建军说：

“这孩子太顽皮，学校又停课闹革命，整天跑社会上混，一来弄枪弄炮太危险，二来又怕学坏，整天为他提心吊胆，这也不是个物件能把他锁起来吗，建军啊，你就把他留下吧，饿不死就行。”

苏建军听着赵奶奶的恳求，又看看老人家佝偻着的身子，还是决定把他留下来。他对赵奶奶说：

“赵超我留下，您老放心，别的我不敢保证，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

集体户按照年龄顺序排行，赵超最小，自然就成了老疙瘩。

当初苏建军向赵奶奶的那个保证，时时在敲打着苏建军的心，赵超太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挨饿。

最惨的要数李平义，大家都知道，李平义虽然叫傻子，但他处处占小便宜，一点都不吃亏，可是这次他真的干了一件傻事。林大吃家蒸粘豆包，他对林大吃说，他一顿能吃三十五个粘豆包。林大吃是碱砣子村第一大吃，也不过能吃三十个。李平义竟敢向他挑战打赌，他当然接受。条件是李平义真能吃下三十五个豆包，算他白吃，他的“大吃”英名就此变成“二吃”。如果吃不了三十五

个，李平义就要输掉他那顶得来不易的棉军帽。吃到二十五个时，李平义已经到了极限，看热闹的人就劝他别撑坏了，可是他这几天饿蒙了，这一次不吃饱饱的，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吃饱。再说他那点心眼儿，能舍得把军帽拱手送人吗？他又接着吃了三个，这时只见他两眼上翻，身体下滑，几乎是从嘴里喷射出来一滩黄色的呕吐物，然后人就倒在地上了。大家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回集体户。

一时间饿哭的饿哭，病倒的病倒。男生可以厚着脸皮东家吃西家讨，女生们真都象马桂英说的，谁脸皮能那么厚要吃的。人家骂声孩子自己都心惊，撂脸子就更让她们难堪了，有的女生压根就没有走出集体户。

苏建军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几天来一粒粮食也没借到，二十几号人吃饭，张口能说借十斤八斤吗？谁家能有多少储备粮呢？现在全村唯一一家没有借到的就是王二类家了，为什么几次借粮都没有去他家呢？原来王二类的名字叫王儒生，是土生土长的碱砣子村人，他家出身是地主，他本人不到二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到省城求学读书。解放后在省城农研所，当了一名土壤学研究员。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说了过激的话，被定为“右派”，下放到老家碱砣子村劳动改造。

王儒生又是地主又是右派，“黑五类”包括：“地、富、反、坏、右”，他自己就占了两类，双重身份，所以管他叫王二类，是被重点监督管制的对象，一有运动就要被拉出来批斗。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碱砣子村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专政的主要对象就是王儒生。

对于农民来说是“左”是“右”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地主身份和他们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儒生的父亲王来喜，解放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他父亲罪大恶极，全村有一大半以上的人都给他家当过长工，扛过活，受尽了剥削和压迫，土改时期被打死。虽然王儒生没有剥削过农民，但他却是吃剥削饭长大的。几天来群众专政指挥部召开了几次批斗大会，社员的批斗大会

无非是诉苦，高呼几声口号，甚至有人冲上台去，一边骂王儒生的爹娘一边动手打他。而知青的批判才叫真的触及灵魂。特别是苏建军的发言字字见血，句句割肉，深究历史根源，批的王儒生体无完肤，无言以对，只能弯腰认罪。王儒生对苏建军怕极了，走个对面都要对他点头哈腰，连声说：“苏书记，苏书记，我还要做深刻反省，深挖我地主阶级的根源，向党和人民认罪。”不仅如此，苏建军是团支部书记，党的积极份子，他能不站稳阶级立场，和这样的人划清界限吗？可是现在苏建军走投无路了，要是他自己，宁可饿死也绝不向地主求生。但是现在的他可不是一个人，是全村二十几号人，就像一窝嗷嗷待乳的鸡雏，张着嘴等待着他去喂食。苏建军犹豫、彷徨、矛盾。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王儒生不是救世主，他的一点粮食也解决不了集体户多大问题，可是苏建军已经走到了要饭这一步，他还会筹划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这时，崔荣和方雪抹着眼泪从外面走了进来，萧红兵问：

“哭啥？”

“魏书记的老婆说话太难听了。”崔荣哽咽着说。

原来他俩实在要不到饭才走到魏书记家，魏书记的老婆郑三妹揶揄的说：

“大姑娘要饭死心眼儿。身上长着那么招人稀罕的东西算是白瞎了。”说完一阵冷笑。

崔荣和方雪是“四大欢”之一，顺风旗、浅水鱼，崔荣方雪小叫驴。这下全没电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郑三妹象是招待亲人一样，把她俩的鞋硬是给扒下来，然后给推到炕里边去。一边盛着热气腾腾的小米饭，一边说：

“你俩谁愿意给我当儿媳妇谁就留下，保证能吃饱，我也不会亏待你。”

崔荣方雪端着饭碗，傻傻的楞在那里，郑三妹高喊：

“魏聪。儿子你过来。”

魏聪弱智，站在地中间，露出一对大板牙嘿嘿的傻笑。

“儿子，你相中她俩谁了，给你当媳妇？”

魏聪笑了一阵说：

“谁都行。”

崔荣方雪撂下碗筷“嗷”的一声，蹦到地上，拎起鞋就往外跑，边跑边哭……。

苏建军听着萧红兵的讲述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迈进了王儒生家的大门，他不知道怎么称呼更合适，反正来借粮的，尴尬一下之后，苏建军说：

“集体户已经没粮好多天了，我是来借粮食的。”苏建军说的这番话像是在自言自语，他没抬头看王儒生。

“是建军啊，快来屋里坐。”王二类和他老婆任凤霞伸手往屋里让苏建军。

苏建军一动没动就这样站着，他心想我用那么犀利的语言批判你，今天又来请求你帮助，你要不借或者说没有，我马上就走。

王儒生一看没让动，就对他老婆说：

“快去给孩子们弄一顿吃的把。”

任凤霞拿过苏建军递过来的口袋进了仓库，王儒生搓着两只手站立不安，由于长时期受到批判，自尊心已经完全丧失，点头哈腰的站在苏建军面前，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没有忍住对苏建军说：

“建军啊，粮食是不是不好借？你知道咱们村为什么总吃返销粮？”

“为什么？”苏建军问的很轻蔑，他懒得和这样的人说话。

“咱们村地少，既然要靠天吃饭，就要有足够多的地，如果地多不就能解决了吗。”

“这也没办法啊。”

“其实有的。”王儒生挺了一下不很直的腰板。

“什么办法？”苏建军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你看咱们村有大片大片盐碱地，盐碱地是可以改良的。”

“怎么改良？”

“用黄沙盖住盐碱地，沙是酸性，酸碱中和，沙压碱赛金板吗？”

“我说王二类。”苏建军一激动还是叫了他的外号。“你有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去找魏书记？”

“不行啊，我的身份不允许啊。”

“那我去说好了。”

“更不行，刚下放那会儿，我是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后来有个机会，我跟魏书记刚一开口，他就骂我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牛鬼蛇神。他说自古以来就没听说盐碱地能长出庄稼，这不是白日做梦又是什么。你是知道的，我在省城里是搞土壤的农业专家，你们是知识青年，你们可以敢作敢为，你们搞成了，村上也就接受了。”

“你说怎么干？”苏建军信心十足，坚信王儒生说的话。

“我可以指导你怎么干，但我不能露面，你把搞一块实验田的想法跟魏书记说，打下的粮食归集体户所有，你们知青就不会挨饿了，也不用东家讨西家借了，也少给乡亲们添麻烦。这样一来，在全村一推广，就不用吃返销粮了，人人也不会挨饿了。”王儒生讲的条条是道很兴奋。

苏建军来到队部向魏书记请示：

“我们知青本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指示，准备在我村的盐碱地上搞一块实验田，这也是我们知识青年把所学的课本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中去的具体表现。”

“好啊好啊，碱砣子村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盐碱地，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魏书记心想，碱砣子村有你们是五八，没你们也是四十。

“生产出来的作物呢？”苏建军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毕竟地

块小，又是实验田，产量肯定很低。

“盐碱地能长出啥？”魏书记不屑一顾“鼓求出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没人跟你们争抢。”

苏建军心里有了底，他想跟于国庆商量一下，他们是一起玩大的朋友，彼此忠诚信任。他把他叫到房山头说：

“老于，我看王二类说的可行，我准备在集体户来个小动员，你看行吗？”

“肯定行，王二类是什么人，是专家。但是千万不能说是他的主意，因为他是被专政的对象，不能乱说乱动。”于国庆非常理智。

“好的，就说我在县上农业推广站知道的。”

三

铅灰色的天空不时飞过成群的老鸱，由于找不到食物凄惨的哀鸣着。去年留在大地里的作物茬子依然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但大地已开始复苏，黄沙岗的阳面用铁锹剥开表皮露出金灿灿的黄沙。

苏建军和知青们在上台子找了一块盐碱地，因为这里离黄沙岗最近，他们按照王儒生的要求，一平米一平米地铺上沙子，几次挨饿之后已经把他们饿怕了，他们对待这块试验田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呵护，生怕有一丝一毫的不尊敬。早上每人一碗苞米面儿糊涂粥，早已消耗殆尽，可是大家不愿意停下来休息，能填饱肚子的事谁不拼命的干。

苏建设对大家说：

“休息一会儿吧，大伟你给起个歌吧，就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吧！”

朱亦伟从地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

“寒北的狂风预备——唱。”

寒北的狂风吹硬了我们的筋骨，
南国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臂膀。
沸腾的热情化开了三九的冻土，
顽强的斗志征服了雨季的泥浆。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五七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革命青年四海为家，
在火热的斗争中百炼成钢。
晴朗的蓝天小鹰展翅飞翔，
祖国的大地春花四处开放。
一身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的欢乐，
两手的老茧磨练出火红的思想。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五七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革命青年四海为家，
在火热的斗争中百炼成钢。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抚育着我们成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们奔向前方。
我们的一生将写下新时代的春秋，
我们的奋斗要世界改变个模样。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五七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革命青年四海为家，
在火热的斗争中百炼成钢。

歌声在空旷的平原上任意飞翔，他们的头上真有一只鸱鹰在盘旋，也许它听到了歌声，飞的更高更高。

潘为学从地上爬起来，死牙赖口的哼着小调。

“蚊子叮，蛇蚤咬，咬得浑身起大包，还得自己挠